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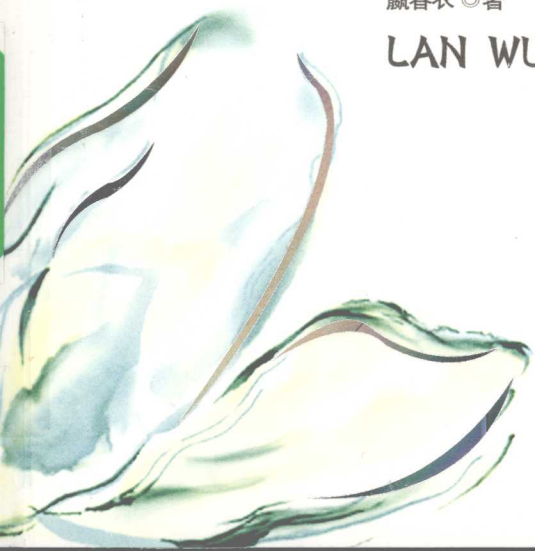
一幅凡·高的名画《麦田上的乌鸦》引发的青春故事
 一个关于成长的蓝色生死恋
 一段青春的荒芜，人生的窄巷
 当你疯狂地学着爱与恨时
 当你走进孤独寂寞时
 蓝乌鸦就会在青春的阴霾中展翅高飞



蓝 鸟 鸦

赢春衣◎著

LAN WUY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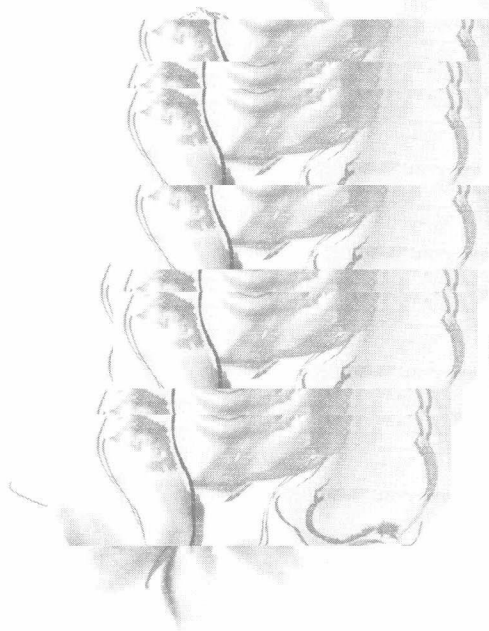
广西人民出版社



赢春衣 〇著

LAN WUYA

蓝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蓝乌鸦 / 赢春衣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9. 2
ISBN 978-7-219-06438-2

I. 蓝… II. 赢…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 184583 号

监 制 江 淳 彭庆国
策划编辑 罗敏超
责任编辑 罗敏超
责任校对 周月华 张泉英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99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2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2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6438-2/I·1114
定 价 23.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1	Season 1	螺旋纹
2	chapter 1	给我玫瑰吧
15	chapter 2	亲爱的，你在哪里？
29	chapter 3	生死迷茫，鬼影频现
59	chapter 4	真相大白，原来始终是一人
83	Season 2	深蓝
84	chapter 1	十月书屋之约
94	chapter 2	被禁锢的空间
113	chapter 3	再见“深蓝”
137	chapter 4	尾声 短暂的现实

CONTENTS

蓝乌鸦
LAN WUYA

151 **Season 3 窄巷**

152 chapter 1 巷中死尸

168 chapter 2 谁是凶手

189 chapter 3 尚嫂的风情

198 chapter 4 诡异的雪人

215 **Season 4 荒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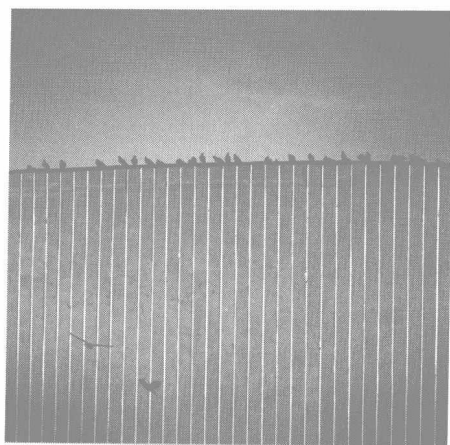
216 chapter 1 夏正乾是神秘出版人

221 chapter 2 遥远的故事

235 chapter 3 小治和妈妈

250 chapter 4 有些故事没有结局





Season 1 螺旋纹

一场孤单寂寞的爱与恨。

蓝鸟鸦
LAN WUYA

chapter 1 给我玫瑰吧



啊——

好孤单……

淡蓝色的天空，热闹的水上公园，嬉笑的孩童，人流如梭的广场，群起而飞的和平鸽……

可是，好孤单……

馥离一次次地叹息着，目光茫然，不断地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搜索、搜索……

“何坎，你在哪里？”

已经快要记不清他的样子。手中握着的两个人的甜蜜合影，是这段爱情唯一的见证。如果曾经真心相爱过，为什么要只留下这让人痛苦的无尽思念？

秦坤不止一次地劝慰她，专心过好自己的生活，何坎不会回来啦。他一定出了国，他扔下了你，他背叛了你，他不是你想的那么完美，他是个伪君子……

总之，你不要再找他了，不要再想他……

秦坤并不常来馥离的小屋，每次来都只会看见满地的狼藉和那个一脸平静，却疯狂到放弃一切去找那个也许早已经抛弃了她的那个男人的女人。

最后来的那次，发现她的门锁着，门上贴了一张纸条：“外出，归期不知，勿再找我。”

秦坤的腿顿时软了下来，滴滴的泪珠落下来，她靠着门滑坐在地上，将头深埋进自己的臂弯里，痛哭起来……

秦坤爱打扮，喜欢戴一些七彩耀眼的饰品，常常弄得全身金光闪闪的，不管白天晚上，嘴唇总是涂成烟灰色，一副大大圆圆的耳环在脸旁晃来晃去。

但是，白天，她是不出门的，是这个城市里的“幽灵一族”，过惯了荒唐颓废的生活，受不了馥离的清清淡淡、平平静静，却与她成了最好的朋友。

馥离走了，秦坤与她之间的联系，就只有一个电子邮箱，于是每个疯狂过后的白天，秦坤便有了事情可做，一封接一封地看那些邮件。馥离写得很长，她回复过去，却总是两个字。

“明白。”

“知道。”

“疯子！”

……

秦坤不会打字，没有学得馥离那一手打字如飞的本事，就像馥离永远也学不会跳舞一样，她们彼此了解彼此的笨拙，就像了解彼此的骄傲一样。

坤，你知道吗，我已经到了新疆，正在一家很小的旅社里，条件还不错。窗外正下着雪，纷纷扬扬，真的很美……

我在想，如果何坎也到了这里，是不是喜欢上了这里的雪，不愿再回去找我。

秦坤看着那几行字，苦笑着，艰难地敲打上几行字：“何必自己骗自己呢？为什么不说，也许他喜欢上了某个新疆姑娘，把你忘记了？”

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打上去，秦坤点燃了一支烟，吸一口，厚厚的嘴唇微张，一个个烟圈便袅袅飘出……

鼠标移到“发送”二字上，却始终没有按下去。半晌，她掐灭烟，将那行字一个一个地删除掉，敲上去两个最熟悉的字——明白。毫不犹豫地点击了发送，这才长长地舒了口气，往后一仰，直挺挺地躺在地毯上，看着天花板，那螺旋花纹很快让她有了睡意……

她的屋子里，没有桌子，没有椅子，只有一张床垫和一堆大大小小的靠垫，还有一台电脑，虽然不常打扫，却干净得不见一点尘土，也冷清得感觉不到人的气息。

她换了这种螺旋纹路的天花板，就是为了帮助自己入睡的。

做了梦，梦中看到馥离站在雪中对自己说着什么，穿一身白色风衣，似乎

要与天地合为一体。忽然，何坎出现，只给她一个背影，向着馥离走去……

“馥离！馥离！走啊！快走啊！”

她大叫着馥离的名字猛地坐了起来，全身汗淋淋的，头发贴在了脸上，沮丧地抹一把，手掌立刻湿了。阳光穿过厚厚的窗帘照进屋内，明明暗暗，像个小贼似地偷窥。秦坤“哗”地拉开窗帘，转身去了浴室，关了热水，直接让凉水往身上淋，冷得她每一个毛孔都收缩起来，让她有种想发泄的感觉。

“啊——啊——”

正当她尽情发泄时，传来敲门声。她知道来人是谁，也不裹浴巾，光着身子去开了门。

男人进来了，手中捧着一大束玫瑰，看着她曼妙的曲线，玲珑的身材，有点口干舌燥。秦坤一把夺过他手中的玫瑰，直接往垃圾桶里一扔。

“这么假惺惺做什么？难道我会稀罕你那不知道藏了多少肮脏心思的烂花？”

男人忙不迭地点头，“是是是，坤，我，我好想你，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秦坤最听不得男人说这么假的甜言蜜语，抬手便打了男人一个耳光，挑衅似地直视男人的眼睛。男人的脸一下涨红，愣了两秒，立刻如一头狂躁的野兽，猛地将她推倒在地，一只手紧紧地压在她的胸前，一只手忙乱地撕扯着自己的衣服……

秦坤轻蔑地冷笑，偏过头，一直开着的电脑上显示有新邮件到了。

她知道，那肯定是馥离的邮件。

男人已经将自己剥光，如一只脱了皮毛的丑陋的鸭子，正用热乎乎的大舌头舔着她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她有点享受，又有点厌恶，稍稍挪动了下身子，离电脑近了些，轻轻一点鼠标，邮件就被打开了。

坤，这里好冷，似乎跟我的心一样冷。

这是馥离传来的邮件中，最短的一封，秦坤的心里突然有种隐隐的不安，却不知道那边到底出了什么事，也无法猜测，只能闭起眼睛，一声不响地被那男人揉搓，男人始终在亢奋状态，这时快速而又用力地动作几下，终于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软倒在秦坤的身上。

秦坤一把推开如死狗一样的男人，嘲笑似地踢了男人一脚，男人条件反

射地往旁边挪了挪，她便把男人的衣服扔到他的头上，再不看他一眼。

看着电脑沉思了好一会儿，秦坤终于敲出几个字，“出了什么事？”

男人什么时候走的她没发现，地毯上扔着一沓钱，她一把抓在手里，又撒向空中，满脸屈辱的泪，“李悯良，你居然这样对我?!你居然把我看做妓女!”

给我玫瑰吧。

这不是一句话，而是这个城市里，一个普通的酒吧的名字——给我玫瑰吧。

秦坤第一次走进这里，完全是受了这个名字的诱惑。进去后，才发现这里实在是一个适合自己的地方，处处是昏暗迷离的灯光，时时都可听见销魂的呻吟，还有那不太大的圆形舞台上，总有几个艳女在随着低沉而又隐含激情的音乐漫不经心地扭动着蛇一般的身躯。

但是来这里的人，都不是为了欣赏她们的舞姿，来这里的人，都是为了喝酒，和酒后的那点激情与疯狂。放纵的情与爱，赤裸的身体，并不算直白的交易，不高雅，却也不低俗。

从此，秦坤成了这里的常客。

久等不到馥离的回信，她再次来到了这里，眼皮上涂着五色眼影，穿着紧身短皮衣皮裙，露出长腿，挺胸抬头，目不斜视地走进来，艳丽而神秘，充满野性的魅惑。

她坐在吧台边的椅子上，不停地喝着酒保递上来的酒，舌头已经麻木到分不出酒的高低贵贱。有时候，她只想醉。

不，是每天，她都想醉。

暗影中，走出两个长相英俊，眼神却很猥琐的男人，他们盯着她看了很久了，而她只看着圆形舞台上跳舞的几个女孩，嘴角露着淡淡的轻蔑。

“小姐，能请你喝杯酒吗？”

秦坤冷哼一声，并不答理，两个人的热情并不退却，一边一个将她夹在中间，“小姐，请教芳名？”一个问。

“小姐，你有男朋友吗？”另一个更直接。

秦坤冷冷一笑，“你说呢？”

“我看一定没有，否则你怎么会如此孤单地在这里一个人喝酒呢？”

“是啊，小姐，让我们陪你玩一会儿吧，保证让你开心快乐，再也没有什

么烦恼的事儿。”

秦坤似乎是好奇心起，歪着头问：“真的吗？”

两个人齐齐地说：“绝对没骗你！”

秦坤居然露出一副很高兴的样子，说：“好！你们带我去玩。”

两人一听大喜，架着已经半醉的秦坤向酒吧里一个幽深的楼道走去，那里有许多客房，只需交上一定的费用，就可随进随出。

两个高大的身影悄悄地跟在他们身后，脸上怒气渐盛，然而两个兴奋过头的人却完全没有发现，进了房间，便迫不及待地脱了衣服，扑到秦坤的身上一阵乱摸。

秦坤本来喝了太多的酒，心中烦闷，这时被两人一阵折腾，又闻到两人口中的臭味，禁不住酒气上涌，“哇”地一下将肚中的东西全都吐了出来，沾了两人一身。

其中一个最是爱洁，这时恼羞成怒，“啪”地打了秦坤一个耳光，“妈的，耍老子！”

他刚说完这句话，就觉得脑后生风，待反应过来，已狠狠地挨了一脚，“哎哟”一声从床上跌到地上。抬头一看，原来是个二十七八岁面容英俊冷酷的男人，正恶狠狠地瞪着他们，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公鸡头，火红的头发竖起老高，正邪笑着看着他们说：“这次你们麻烦大啦，敢动乾哥的女人。”

两人认识这个英俊冷酷的男人，这时只觉双腿发软，不由得跪倒在地，“乾哥，我们不知道您在这……您大人有大量，放过我们吧……我们再也不敢了……”

“听着，这个女人是我夏正乾的，跟你们的兄弟们也通口气，别在她身上打主意！”

两个人连声说着“是”，便狼狈地捡起自己的衣服逃出了房间。

秦坤看着夏正乾痴痴地笑，“怎么又是你？阴魂不散的，搅了我的好事儿……”

夏正乾也不说话，拿了条毛巾来，为她擦去嘴角和身上的污物，一把抱起了她扔在了浴室里，说：“别在这里丢人现眼，将自己清理干净，我送你回去。”

秦坤挣扎着要脱离他的掌握，跌跌撞撞地往浴室外冲，夏正乾一把将她拉回浴室，冷冷地看了她一眼，转身出门，将门反锁上，秦坤立刻崩溃似地

大叫起来，“放我出去！你这个多管闲事的家伙！放我出去！”

一直不敢说话的公鸡头见夏正乾眉头紧皱，失魂落魄地坐在床沿上，听着秦坤的叫骂声不言不语，便说：“乾哥，她敢这样骂你，你，你也不生气？”

夏正乾抬头看了他一眼，目光凛冽，公鸡头忙说：“对不起乾哥，是我多嘴，是我多嘴。”说着灰溜溜地躲向一边去，夏正乾看得好笑，面色缓和了些，说：“阿震，你不会明白的，总之你要记住一点，不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见到她，都要尊重她帮助她，就像你尊重我帮助我一样。”

阿震好奇地问：“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对她那么好呢？”

夏正乾看着手腕上那道疤痕，似乎是陷入了回忆。阿震不敢再问，静静地站在夏正乾身旁，心中却百思不得其解。夏正乾是道上出名的狠、毒，又狡猾多变，在黑白两道都吃得开，势力庞大，多年的历练，早已经做到喜怒哀乐不形于色，但见到他今天为了这个女人，时而愤怒，时而哀伤，时而思绪万千，实在想不明白，这个女人到底跟他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夏正乾无法忘记这个女人的笑，那种灿烂是如何地让人感动，他多想再看到这个女人的笑，然而，再见她时，她却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颓废到行尸走肉的地步，他不知道在她的身上发生了什么，但他不能丢下她不管。

忽然，他猛地从自己的思绪中清醒过来，觉得室内太过安静，忙问：“阿震，她怎么忽然变得这么安静？”

阿震说：“你还怕她不骂你啊，也许是骂累了吧。”

夏正乾疑惑地走到浴室门口，他早就知道她不是一个肯轻易妥协的女子，心中忐忑，敲了敲浴室的门问：“秦坤，你洗好了没有？”

“秦坤，洗好了吗？我要进去了……”

浴室中的水哗哗地响着……

夏正乾忽然警觉，猛地将门踢开，只见秦坤斜躺在浴室中，任水淋在身上，衣服紧紧地贴在身上，人却一动不动。夏正乾心中大痛，疼惜地将她搂在怀里，“秦坤，你怎么啦？你怎么啦？”因为紧张，他的嘴唇都哆嗦了起来，阿震过来，探了探秦坤的鼻息，说：“没事，她只是晕啦，快将她放到床上去吧。”

夏正乾“嗯”了一声，将秦坤抱到了床上，阿震摇了摇头，觉得夏正乾对一个女人关心至此，真正的已经不像他啦。

就在这时，秦坤却又醒来，一把搂住了夏正乾的脖子，眼睛微微地睁开

着，透出的光却是狡黠的，嘴角带着冷冷的哂笑，“看你还敢强迫我听你的话吗？”

夏正乾再傻，也明白了她刚才是装晕吓自己，此时又尴尬又无奈，脸色有些苍白，但也因为她没事，他的心情瞬间稳定下来，恢复以往的冷静，说：“好，以后我不会再管你啦，现在我送你回家。”

秦坤却忽然大怒，迅速地翻身下床，说：“不用！我自己会回去！”

说完，她跌跌撞撞地出了门，夏正乾刚刚强硬起来的态度又告崩溃，对阿震说：“跟着她，看着她安全到家你才可以回来。”

阿震说了声“是”，便紧紧地追着秦坤而去。

秦坤也不拦计程车，边笑边走，全不顾忽然大起来的夜风，吹起自己的衣衫，她在风中转着圈儿，忽然想起了何坎，说：“何坎……你知道馥离一直在找你吗？你还记得当时我们三个人在雨中跳舞的情景吗？”

她向着天空大喊：“老天，如果你还有点人情味的话，就下雨啊！下雨啊！”

阿震被风吹得睁不开眼睛，直在后面发牢骚，“这个女人疯了！哎呀，长得这么漂亮，疯了真可惜……”

“下啊！你下啊！”

街上已经不见行人，纸屑与杂物被吹上半空，一时间，狂风怒吼，一片迷离凄凉景象，秦坤哈哈大笑起来，伸开双手，“下雨啊！下啊！”

阿震脱下外衣蒙在头上，躲到一个角落里，直骂秦坤，“你快回家啊！你想整死我！”

果然，一阵电闪雷鸣，下起了瓢泼大雨，秦坤闭着眼仰头向天，任雨淋在自己的身上，却还哈哈地大笑着，笑够了，一脸陶醉地在原地转起圈来……

“何坎，馥离，原来在雨中跳舞的感觉这么好哦。”

忽然，她感觉到自己的身边似乎多了一个人，转头看去，一张熟悉亲切的脸，正关切地看着她，“秦坤，快披上衣服，这样会着凉的。”

秦坤呵呵一笑，倒在那人的怀里，“何坎，我就知道你还是关心我的……”

那人急急一叫，“阿震，你在哪里？你怎么可以任她在这里胡闹？！”原来这人是夏正乾，并非何坎。

阿震急急地从角落里跑出来，说：“不关我的事，她是个疯子，我在旁边看着就觉得毛骨悚然，哪还敢管她的事。乾哥，你不是在酒吧里吗？怎么也

出来啦？”

夏正乾说：“不要再多说啦，快将车开来，把她送回家去。”

秦坤微微地笑着，喃喃自语，“何坎，你真好……”

夏正乾将她抱到车里，阿震说：“乾哥，你知道她的家在哪里啊？”

夏正乾一愣，说：“去我的住所吧。”

阿震微微一笑，开车向夏正乾居住的豪宅而去，夏正乾却又说：“去我的度假屋吧，那里比较清静。”而此时此刻，秦坤的住所内，那台一直不关的电脑，无声无息地弹出一个消息框——一封新邮件。黑暗中，一个人影从另一间屋子里走了出来，轻轻地关上被风吹开的窗户，冷冷地看着外面的风雨飘摇，转身走近那台电脑，轻轻地点开邮件。

“坤，皇天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找到何坎了……可是，他已经不认识我了……”

夏正乾看着沉睡中秦坤的脸，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痛苦而挣扎的表情，令他的心狠狠地痛了起来。他不由得喃喃说道：“五年啦，这五年里你到底遇到了什么事？为什么会让你这么痛苦，以至要不断地折磨自己呢？”

“到底是为什么？”

像是回答他的话似的，秦坤在梦中呢喃，“馥离，不要离开我，我好孤独，我好难过……馥离……”

今夜，从秦坤的嘴里，他听到了两个陌生的名字，一个是何坎，一个是馥离，他不认识他们，但他知道，他们对她一定很重要，也是她此时伤心痛苦的根源。

轻轻地擦去秦坤额头上的冷汗，他叹了口气，“我只恨自己，没有早一点找到你，也许，你就不会受到伤害。”

秦坤的眼睛猛地睁开，满脸恐惧的表情，“谁?! 是谁?! 是谁在我的屋子里?! 啊——鬼啊——”

她抱着头慌乱地叫了起来，夏正乾忙安慰她：“秦坤，没事的，你一定是做噩梦啦，没事的，有我在这里，以后再也不会让你受到伤害了……”

似乎感应到秦坤的叫喊，受到了惊吓，远在几十公里外她的公寓里的电脑倏地关闭，房间里一片漆黑，人影与黑暗融为一体，静静的，静静的，感觉不到一丝生气，就像，屋子里从来就这么静，从来就这么黑。

秦坤好不容易才使自己冷静下来，目光所到之处，只见身处之地，陈设

极为简单，而这个屋子更是奇特，竹子编成的墙壁，竹椅、竹桌、竹做的书架，连台灯的灯柱也是竹子做的，还有，自己所睡的这张床，竹床。

夏正乾正怔怔地看着她，她的脸红了，猛地将被子拉紧，护住自己赤裸的身体。

“是你脱了我的衣服？”

“你淋了雨，衣服全湿了，为了你的健康，我只好……”

“你下流！”

夏正乾淡淡地笑了，说：“难道你忘了，今天如果不是我，你就要被两个色狼欺负了，所以你应该感谢我。”

秦坤揉着自己发疼的脑袋，忽然想起了酒醉后所发生的事，她忽然愤怒起来，就像一个做了亏心事的人猛地被人家揭发，被窥破秘密而无地自容的愤怒！

“你为什么要三番两次管我的事？你是谁？！我又不认识你！你凭什么管我！”

夏正乾叹了口气，坐在了竹床一角，倒让秦坤又紧张起来，“你要干什么？”

夏正乾直视着她的眼睛，说：“你，真的不认识我？还是，你完全忘记了我？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三番两次地救你管你？”

秦坤见他说得认真，也不得不认真对待，仔细地观察着他的脸，好看的剑眉，深不可测的幽深眼睛，直挺的鼻子，棱角分明的嘴唇，刚毅的下巴，可她真的想不起来，自己的生命何时认识过这样一个气质不凡的男子。她摇了摇头，带着些迷茫地说：“我不认识你，我不管你到底有什么目的，我只想告诉你，我不想好好生活，不想好好过日子，我的未来也将注定是一场噩梦，我本身就是一个灾难，所以你识相的话，最好离我远一点。”

看着她那暗淡的眼神，听着她绝望的话语，夏正乾的心如被锥子连续捅了千百次，他扶着她的双肩，使她不得不面对自己，“你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告诉我，这几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你变成这样？”

秦坤抬起无神的眼睛，淡淡地看了他一眼，“其实你是谁都无所谓，因为不管你是谁，你都救不了我……”

夏正乾只觉得胸口堵着一口气，将自己噎得生疼，“为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你这样子颓废到毫无求生的意志？你这样下去真的会死的，你知道吗？你会死的……”

眼泪，悄无声息地流下来，秦坤说：“如果你真的想帮我，请你立刻送我回我的公寓。”

进入秦坤的公寓，夏正乾只有一个感受，就是荒芜。就像一片贫瘠的土地，寸草不生，透着无言的孤独与寂寞。

他注意到了天花板上的螺旋纹路，就像一个陷阱，看了让人头晕。

秦坤一进门，就踢掉了脚上的凉鞋，几步冲到电脑前，看到电脑是关闭的，愣了一下，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关了电脑。忙按了开启键，紧张地盯着进入程序的屏幕，夏正乾说：“看来你是真的有很重要的事，紧张成这个样子。”

秦坤转头，蓦然发现他就站在自己的身后，看着电脑显示屏，便很不高兴地说：“你可不可以站远一点，你这样子像是有意要窥探别人的隐私。”

夏正乾笑了笑，转身走到了窗前，拉开那厚重的窗帘，从窗口看出去，对面还是一栋跟这栋建筑一模一样的住宅楼，在他看向对面的时候，正对着这扇窗口的窗户中，也有一个人正看向这边，是一个美丽健康的女孩，也许她本来是站在窗前出神的，没想到被夏正乾看到，现出一抹羞涩，有点尴尬地拉上窗帘。

夏正乾注意到，那窗帘是白底淡花，一种淡绿色的花，很素净幽雅的花色，比秦坤这厚重的灰败色的窗帘不知要轻松灵动多少。

秦坤正聚精会神地看着电脑，上面接连有好几封邮件。

坤，皇天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找到何坎了……可是，他已经不认识我了……

坤，我不会放弃，我要让他重新认识我，再次爱上我……

坤，新疆的雪真的好美好美，你可能想象不到，你那边应该还非常暖和，偶尔还会下一场大雨。但这里，只有万里无垠的茫茫雪原，在这里，你会觉得自己很渺小……

秦坤的心放了下来，脸上微微地出现了笑容，喃喃地说：“馥离，真的希望你能再拥有美好的爱情……”

她敲了两个字上去，“恭喜！”

轻轻地点击了发送，心中猛地轻松了很多，并且还有点兴奋，忽然很大声地问夏正乾，“哎，你要不要喝点东西？”这一叫倒将夏正乾吓了一跳，看

她是真的高兴起来了，很好奇这台电脑里到底有什么魔法，能让一个刚刚还愁容满面、毫无生气的人忽然间充满了蓬勃的朝气。

“哦，可是这里有喝的吗？”

秦坤站了起来，边走边说，“你也太小看我啦，难道你认为我是鬼吗，不食人间烟火也可以生存？”说着，就见她像变戏法似的，从离得不远的一个靠垫下拿出两瓶罐装碳酸饮料，顺手就递给夏正乾一罐，夏正乾接了过来，有点发怔，说：“你没变，还是喜欢喝这种饮料，你说你喜欢这种饮料入喉时的刺激与喝完后的冲劲，你还喜欢冲别人的脸打嗝，还说这是你的武器，因为没有谁能受得了你喷出的碳酸气味。”

秦坤愣住了，头脑中猛地出现一个画面。

“嘿嘿，好闻吗？看你下次还敢不敢欺负馥离！”

“不敢啦，不敢啦，坤，你就看在我们多年感情的分上饶了我吧，我保证以后我会好好对待馥离，如果说话不算数，就让我死在你的手里好不好？”

“何坎，不许乱说，我可不让你死。”

她清楚地记得男人的脸，一张阳光的、充满活力的脸。看着那张脸，心中就不会没有希望，就觉得人生所有的苦痛原来都不值一提。

她看着自己的右手，当时她就是用这只手去堵住他乱发毒誓的嘴。

“秦坤，你的手怎么啦？”夏正乾有些担心地问。

秦坤猛地从回忆中清醒，尴尬地笑着缩回自己的手，“没什么，只是想起十八岁的时候，我曾与我的朋友去算命，算命先生看到我掌心中的黑痣，说我是天煞孤星，注定要一辈子孤单寂寞，无人理解，郁郁而亡。”

夏正乾听她说完，不由得笑了，“你信这些？”

秦坤说：“本来我不信，但后来，我信了。”

夏正乾说：“可是我不信，我知道你绝不会有像那个算命先生所说的结局，因为你还有我，我不会让你随波逐流，听任命运的摆布的。”

秦坤怔怔地看着他，过了好久好久，她的眼睛湿润了，轻轻地说了声，“正乾，谢谢你。”

夏正乾愣住了，惊得张大了嘴巴，说：“原来，你已经认出了我，你想起了我是谁？”他似乎激动得有点不知所措，她的记忆中有他，这让他兴奋。

秦坤说：“你难道忘了，我什么都不好，就是记忆力好，我怎么会忘